一门之隔

――记近距离接触新冠

袁丽

我自己觉得是个细腻感性的人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胡思乱想，草木皆兵。自从3月3日医院对外公布第一批新冠确诊人数以来，连医院里的小教堂都停止发圣餐，就可以想象有多严重。果然后来6楼北翼改成新冠病房，一半急诊也改成新冠病房，然后3楼北翼再改成新冠病房，现在楼下大堂那一层北翼也改成新病房。医院要把一半的科室改成负压病房，大概只保留骨科、肿瘤科和产科。希望不要像意大利的医院病床满了病人躺到过道里。医院红色的外墙一根根银色的排气管从病房窗户爬出来，感觉像极外星人入侵。后来，3月20日我们的院长对外宣布被检测阳性，3月23日我们的一员安德雷斯永远地离开，3月28日全美新冠确诊人数过十万...坏消息一个接一个。

我们都有心理准备被调配到需要的科室。担心是免不了的，咱又不是敢死队。只是没想到，上战场的日子来得那么快。3月30日星期一将会是我第一次上战场。我紧紧地抱着家里最小的女儿，肉肉的软软的，一下就触到心里最脆弱的弦：4岁的你，会记得妈妈的样子，记得妈妈对你说过的话，记得曾经有个很爱很爱你的妈妈？

但是当逃兵是不可能的，老公也不会像周星驰《喜剧之王》里说的：我养你啦。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浪漫的人，而且他见证了我毕业典礼上的誓言。好吧，我来了，一切都是神的旨意，他自会有他的安排。

起床，体温35.9。灌下一杯维生素C，泡了一杯咖啡，几分钟后我就已经在路上了。今天我被安排在急诊科帮X光技师做新冠病人的床边胸片。换上医院配发的服装，戴上发套，里面一层N95口罩(感谢各界的热心捐助，尤其是华人组织)，外面一层外科口罩，护目镜，手套，鞋套。以前外科无菌操作无菌戴手套那些影像全部涌现，原来肌肉真的是有记忆的，就像你小时候学会游泳，你很久都不练到老了还会游泳一样。终于全副武装，上战场了。

急诊科被改得完全变了模样，“严禁入内”的红色醒目大字贴在各道门上，而我们就迎着这些红字进入。“逆行者”的美名原来是这样来的。急诊科的医生、护士都只戴一个N95,其他装备都没有，让我感觉我们太小题大做了。看到他们在忙忙碌碌，不停地洗手，严肃的表情，疲倦的身躯，还有似曾相识的眼神。

X光技师穿好隔离衣和两重手套，把IP板、旋转摇臂还有手动开关用一次性塑料袋包好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她义无反顾地推门进去了。我留在门外，隔着玻璃看着里面插满了各种管子的病人。他们穿着同样白底蓝条的病人服，摆着一摸一样的解剖学姿势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职业，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。但此时此刻，他们只能任技师“摆布”。技师还是耐心地对病人说“吸气，憋住气”(这样拍片就不会因为呼吸而模糊)。虽然说了病人不一定能听见，即使听见了也大概没办法自主憋住气。嘟，一声声长按，意味着一张照片拍好。我们一层层脱掉手套，用墙上的消毒液洗手，风干，再戴上一层手套，又向下一个病房走去......直到床边机电池显示电量不足，我们才离开了急诊室。

绕来绕去，从来没觉得急诊科有那么长的过道，有那么多拐弯，有那么多道门。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时光隧道，把我带回到新冠到来以前的美好日子。我们再一次洗手，换了一层手套，然后拿出消毒巾使劲地擦，擦眼镜，擦护目镜，擦胸卡，扔掉外层外科口罩保留N95，换一个新的外科口罩，等待下一轮任务。这个过程中，两个口罩的带子老是和我的耳朵打架，N95的边缘老是和脸颊皮肤过不去，不敢喝太多水是为了减少上厕所次数。如果病毒是通过接触传播的，那公共卫生间就是一个培养基。我感觉我的上颚好干，只好通过漱口水冲洗口腔和盐水喷鼻。

下班后的卸装步骤一点都不敢马虎，小心翼翼地脱掉身上的制服，只碰里面不碰外面，碰到了就用消毒巾擦手，擦鞋换鞋...到家还要经过家人为我设计的专用通道，经过有菌区(车道)脱掉一层，过渡区(车库和洗衣房)再脱掉一层，然后用超级烫的水洗澡，最后才进入“无菌区”，终于回到家里。狠狠地灌上两杯水，接着狼吞虎咽但又下意识去提醒自己还有嗅觉和味觉，因为听说食欲不佳和味觉消失是新冠软指证之一。然后逆我从下车到回家的轨迹，倒退着把所有我有可能碰过的地方、门把手和电开关都用消毒纸巾擦一遍，再喷上空气消毒剂。

回想起来，那一门之隔也不是很恐怖的事情。你上到战场，你就自动会拿起枪瞄准开火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士兵，因为一切都有神的安排。对比起我们的洗洗刷刷双重口罩几乎全副武装，那些不戴口罩去超市买一堆东西但忘记洗手的人，新冠的感染机会是不是一样大？最后借用母亲在朋友圈的话来结束：愿春来，疫去，山河无恙！愿情存，疾散，你我安好！

